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

世纪回眸

当代红学的记忆

胡文彬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世纪回眸

当代红学的记忆

胡文彬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回眸:当代红学的记忆 / 胡文彬著.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2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699-0787-2

I. ①世… II. ①胡… III. ①红学—文集 IV. ①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7595 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世纪回眸:当代红学的记忆

著 者 | 胡文彬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杨红卫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0539-2925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32

字 数 | 487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787-2

定 价 |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文章

副主编 王能宪 田黎明 吕品田 贾磊磊

委 员	丁亚平	方 宁	方李莉	牛根富
	王列生	刘 托	刘梦溪	朱乐耕
	孙玉明	吴文科	吴为山	李 一
	李树峰	李胜洪	李心峰	宋宝珍
	欧建平	杨飞云	杨 治	杨 斌
	罗 微	骆芃芃	祝东力	项 阳
	资华筠	莫 言	秦华生	高显莉
	贾志刚	管 峻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田海明

副主任 韩 进 杨红卫

委 员	王训海	余 玲	杨迎会	李 强
	宋 春	陈丽杰	周海燕	赵秀彦
	唐元明	唐 伽	贾兴权	徐敏峰
	黄 轩	曾 丽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在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卷首心语

——阅读《红楼梦》，缅怀曹雪芹

曹雪芹的先祖是辽东汉人，被俘虏而成为满洲贵族的“牛录包衣”（家内奴隶）。后来，他的六代祖曹锡远、五代祖曹振彦遂以军功得到提拔，并从龙入关，但曹家此时并未取得显赫的地位。直到玄烨亲政以后，出身“包衣下贱”的曹家，才“赖保育之恩”——即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当过玄烨的“保姆”（非乳母），方逐渐发迹变泰。康熙二年（1663），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被点放江南织造，“专差久任”，从此奠定曹家的基业。继曹玺之后，曾做过玄烨“佩笔侍从”、侍卫的曹寅继任江南织造，“专差久任”使家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生于末世运偏消”。赫赫扬扬的江南曹家因曹寅的病逝、康熙帝的退位终于运终数尽，树倒猢猻散。刚刚13岁的曹雪芹从此结束了“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富贵公子生活，于雍正六年（1728）初夏，离开了那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石头城，回到了“月照丹墀环佩齐，风生青琐旌旗扬”的天作神京。从敦诚、敦敏、张宜泉诗文集中的记载，以及《红楼梦》“楔子”中的“作者自云”、“自又云”与清宫档案里知道，曹雪芹一家回到北京后，先是居住在曹寅曾经住过的南轩——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旧宅之内。约在乾隆二年（1724）之后不久，曹雪芹离开南轩，屡栖破庙，最后结庐西郊，“茅椽蓬牖，绳床瓦灶”的穷困生活由此开始……

一 扬州旧梦久已觉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秋天，出身于“天潢贵胄”的宗室诗人敦诚，在喜峰口松亭关樵署写了一首《寄怀曹雪芹（霑）》，诗云：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褌。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敦诚在这首寄怀诗中，真实地描述了曹雪芹家世变化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况；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们于“虎门”（宗学）朝夕相处的高情雅谊；高度称赞了曹雪芹诗笔的奇崛和高谈雄辩的傲岸性格；真诚地劝勉他在困窘的条件下坚持“著书黄叶村”。

毫无疑问，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中的内容，为我们推究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敦诗首句“少陵昔赠曹将军”袭用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句“将军魏武之子孙……文采风流今尚存。”第四句“于今环堵蓬蒿屯”亦源自杜甫《贻院隐居昉》诗“蓬蒿翳环堵”句意。所谓“扬州旧梦久已觉”句下小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是研究曹雪芹生年的重要信息。“旧梦”是指曹家在江南的繁华生活已成“旧梦”，“久已

觉”含意非常深刻，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曹雪芹在经历了自己家庭生活的巨大变故之后，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很快地“觉悟”了。诗末句“不如著书黄叶村”，显然指雪芹晚年过着一种“隐居”生活。

江南——当时的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一带，是中国首先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圣地”之一。这些地方的丝织业、盐运业、商业及其他手工业最为兴盛发达。曹家久居江南长达60年，与他们的亲戚——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连络有亲，互相遮饰扶持”，过了一段“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世家大族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曹家连同他们的几门亲戚盛极而衰，如同《红楼梦》中所说的“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梦散”扬州任所，继而曹雪芹的生父又不幸“染疾”身故，黄口无知的曹 过继后不久，曹家的大靠山——康熙皇帝也寿终正寝了。新皇帝雍正上台，励精图治，要扭转江河日下的政治局面。1723年，雍正皇帝亲政伊始，即从整顿经济、吏治两方面开刀。首先，他下令严查钱粮亏空，追补积欠。曹家因在康熙年间四次接驾中堆山填海般地肆意挥霍，让老主子尽情享乐，欠下国库十几万两银两。结果到了雍正五年（1727）底，曹 任上仍然偿还不清所亏银两。这些亏空连同骚扰驿站事件，终于触怒雍正皇帝，导致曹 先是被革职，然后遭遇抄家籍产的厄运。

曹家家道中落，不仅改变了曹雪芹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轨迹，同时对这个正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少年的思想也是一个意外的冲击。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倘若仅注意到曹家家世变故带给曹雪芹思想的影响，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及曹雪芹生活的时代，随处可见与曹家变故极为相似的例证，这种变故绝非个别的偶然现象。不同之处在于，当家族由盛而衰之后，其子孙后人所选择的道路极不相同：有的终生消沉、颓废，抱怨造化弄人；有的潦倒不堪却安于现状，无所事事一事无成；有的则阿谀当权，投机钻营，想方设法混上个有饭吃的“官长”，做统治阶级的鹰犬。具有同样家世变

故的人是很多的，但能如曹雪芹一样，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诗人、戏曲家、小说家，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作出重大贡献而名垂青史者，却绝对是凤毛麟角。因此，曹雪芹能够从“旧梦”中觉醒，思想发生变化，并写出伟大的《红楼梦》，除了饱受家世变故这一原因之外，还应该有他所处的时代原因，以及他个人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等主客观条件。

曹雪芹生活在封建“末世”，这是一个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的时代。这对曹雪芹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他家世变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社会剧变，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着新思想的“因子”，它悄然而有力地冲击着封建制度的根基。整个封建社会内部，随着新经济因素的萌芽、发展、壮大，市民阶层也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两次启蒙思潮已经在呼唤人们的觉醒。新与旧、前进与保守，在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搏斗。一个是在搏斗中成长、壮大，一个是在搏斗中走向衰落和死亡。

“秦淮风月忆繁华”，曹雪芹的少年时代是在山明水秀、繁花似锦的江南度过的。那里的成长环境，使他有幸首先呼吸到新时代到来前的新鲜空气，而曹家的败落又使他有幸看到旧时代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对于这位天资聪颖的未来的大作家来说，江南的生活虽然仅有短暂的13年，但却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会不停地向他的祖母、母亲、叔父，乃至他所认识的每一个管家奴仆，追问家世兴盛与消亡的原因。一幕幕的“往事”在脑海中闪现，如锥刺骨般敲打着他的心扉。他在吞咽一颗“苦果”，品尝着其中的酸甜苦辣，最终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真实素材。他在《红楼梦》中所写的江南“贾家”，正是隐去“真事”的曹家的影子。而小说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思想中所反映出的那些民主与自由的要求，也正是曹雪芹受到新时代影响的表现。

一个作家的文化修养是长期积累而成的。曹雪芹是在一个“诗书旧族”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时不仅可以从织造官衙中送往迎来的文人墨客、外国贡使、传教士身上学习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且还有条件从祖父曹寅留

下来的《棟亭集》和数以万卷的藏书，得到别人难得一见的书本知识。这些条件，加上他个人的勤奋努力，“杂学旁搜”，为他未来的《红楼梦》创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恩格斯在《致裴·拉萨尔》一信中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8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现实，为曹雪芹提供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帮助他认清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因此，他能够在《红楼梦》中塑造出贾宝玉、林黛玉这些追求自由、平等，具有博爱精神的典型人物。曹雪芹把一个为人称颂的“盛世”，看成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认为那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衰亡前的回光返照。在曹雪芹心目中，旧制度终有一天要“运终数尽”的。这绝非是因为曹家一门遭受变故，或是他个人由“锦衣纨绔，饫甘膺肥”落到“举家食粥”穷困生活的“琐碎的个人欲望”的发泄。他同旧制度彻底决裂，用如椽巨笔写出《红楼梦》，把旧制度撕开来让世人看，让人们看清历史的走向，“正是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曹雪芹精心创作的《红楼梦》，不仅深刻揭露了旧世界的不合理，而且还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那些敢于向旧制度提出怀疑、并与之斗争的社会下层人物。曹雪芹不只是站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怨恨、诅咒它，更重要的是，他怀着一颗热烈的希望之心，去追求新的光明世界的到来！林黛玉的《葬花词》是以花喻人，叹息美的消逝、人生的短暂。诗中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是曹雪芹发自心灵深处的、震撼着千百万人心弦的“天问”！200年间，这“天问”震荡着、回旋着，直到旧制度——封建社会的彻底灭亡！

二 传神文笔足千秋

无疑，曹雪芹的“觉醒”，在于他留下了一部《红楼梦》。他的“忆”，不是要找回昔日的“繁华”，重回“温柔乡”，而是在用自己手中的解剖刀，解

剖一个典型的世家大族消亡的病根，探寻吞噬这个庞大“躯体”的内因与外因。尽管他的思想是朦胧的、困惑的，但却是深刻的、勇敢的。他的名字将永远和《红楼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无论是前人、今人或者后人，要研究和评价曹雪芹伟大的一生，都始终离不开对《红楼梦》一书的研究和评价。

从脂砚斋等少数人评《石头记》开始，迄今为止，除了极个别人之外，绝大多数的读者和研究者对《红楼梦》一书的评价，都是非常中肯的。甲戌本《石头记》卷首凡例之末附有一首七律，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不管研究者们说法如何不一致，其末二句却是对曹雪芹和《红楼梦》一个非常知心的评价。这14个字把曹雪芹一生撰著《红楼梦》的全部心血，作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如果联系到《红楼梦》第一回作者所写的第一首标题诗，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心确实是相通的。第一首标题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从诗中可以看出，曹雪芹是满含辛酸泪来写作《红楼梦》的。脂砚斋等人评《石头记》，有时是“放声大哭”，有时是“血泪盈腮”，这其中固然有批者对自己身世的感慨，但同时更说明《红楼梦》这部小说写得成功，感人至深！

继脂评之后，清宗室文人永忠曾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写下“吊雪芹三绝句”：

其第一首绝句说：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第三首绝句又说：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下赋穷愁。

这是一个宗室文人对《红楼梦》一书的评价，代表了自乾隆以来绝大多数封建文人的看法，一个“情”字，足以反映出永忠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美学价值的认识。

近代的红学研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固然有较大的影响，并成为百年以来的红学“统治者”，但由于他们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没有、也不可能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唯有鲁迅先生对《红楼梦》一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论，是最深刻的，最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因此，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是最值得我们今天的研究者重视和学习的。

鲁迅先生在《（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中说过：

在中国，小说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18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

从这句话中可以明显看出，鲁迅先生对《红楼梦》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那么，《红楼梦》究竟好在哪里？鲁迅先生为什么要这样高度赞扬这部小说？鲁迅先生在以下几段评论中作了非常深刻的阐述，他说：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相同。

说“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相同”，其具体内容又是指什么呢？鲁迅先生下面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为写实，转成新鲜。

“写实”、“存本真”，这是一切文学作品成功的根本所在。此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红楼梦》“写实”的价值和意义说得更详细、更具体。他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由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强烈表现出自己的忧患意识。他通过对荣宁二府种种罪恶现象的描写，揭露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日益腐朽不堪的衰落历程，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一个世族之家的生存状态，揭示了封建贵族社会“大厦将倾”的历史必然趋势。曹雪芹以“家”喻国，向